

台湾上官鼎真品全集

青天飞龙

下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第十七章 血溅宫丹

但她听到的回响，只是一声痛苦的呻吟。
无疑的，冷峰已身受重伤了。

风向易转，烟亦易消，只是很短的时间，场中又视线重清，渐复原状。

白如霜眼波一瞥之下，已被冷峰倒卧地上的身影惊得一跃而前，俯身抓住他的脉门，细心探试脉搏。

但她虽知冷峰虽受重伤，并未死去，仅是呼吸微弱，急待医治而已，但伤势非常严重，离死不远，非有极佳的伤药和懂得医道的人不可。

只是自己对医药方面素缺修养，虽是面对伤重的好友，仍是束手无策，不知如何着手治疗。

只得将冷峰抱回门口，和其他受伤者放在一起。

当云海掏出伤药，要扶助冷峰服食的时候，触动白如霜的记忆，突然想起应清华和他离别之日，曾经给她十粒“百草还魂丹”以备急需。

只因别后未用，至今几被遗忘这“百草还魂丹”的功用，她也曾经亲自见过，正是治伤的妙药。

她连忙止住云海道人，不让他对伤者再用其他药物，即从自己囊中，掏出那装药的小玉瓶，向所有负伤人的口中，各投一粒“还魂丹”。

她不管是否医治得法，心中却安静下来，极有信心地对应员外等说道：“请老人家不要担心，他们已吃下华哥给我的灵药，不久便

会好转来的！可惜……”她说到此处，又想及应清华被害的事，不知是否正确，但这惊人的消息，总像饥饿的蚕蛹，咀嚼着她的心叶。

一念及此，便觉得天旋地转，剧痛攻心，珠泪涌出，娇躯发抖。

应夫人更挥泪起身，将她搂在怀中安慰道：“孩子，莫哭！你说他们会好的，又何苦难过呢！”

素性旷达的应员外，也接着道：“白姑娘，人生在世，生死荣辱均有一定，不用为着此事伤心！”

其实，白如霜是个非常强倔好胜的人，平常的一点伤亡事故，绝不能影响她变成如此的。

只有应清华的生死荣辱和父母的深仇大恨才会使她失去理智，任令感情暴涨，一时无法抑制。

应家二老的慰劝，反而使她热泪如潮，伏在应夫人怀中，痛哭不已！

她尽情地哭了一会，才停止哭泣，缓缓地抬起螭首，离开应夫人的怀抱，樱唇紧闭，杏眼圆睁，满面严肃的表情，似在决定某项大事。

经过一阵静立凝视，忽然轻叹一声，脸色也随着平静舒展，回复了原来的美丽安详。

她一经平静如常，即又想起负伤人的伤势，轻移娇躯，逐个去探视他们，柳眉也随着她探试的结果，时舒时蹙。

显示出这些负伤人的状况，有人已有好转，有的仍是毫无起色。

这时场中“蓬”的一声暴响。

原来，一清道长和“白魔”交手后，迄今已斗了近千招，双方各有所长，一直维持着平手的局面。

刚才的“蓬”然一响，便是他俩硬拼一掌所致。

依照彼此的功力修为来说，一清道长仍逊一筹，如果在未见应清华以前，他要和“白魔”交手，最多只能支持到五百招左右。但今

天却不同了，他和“白魔”斗了近千招，仍能支持不败，奋勇如前，这种意外的表现，使“二矮”和“怪手仙翁”都睁大双眼，惊奇不已！

其实，这是应清华为师门威望所下的一着妙棋。

因为，自从“二矮”和“白魔”侵扰武当后，应清华知道三位师兄的功力都不如这些老魔头，为了预防他们再度侵袭，才在他未离山之前，暗地里商得一清的同意，用他深厚无比的功力，帮助一清道长将任、督二脉打通。

使一清在别后的今天，已将“大清刚气”练至九成火候，用来对付“白魔”的“尸炁阴功”，才能斗个势均力敌。

这时，一清和白魔又连折三掌，每次都发出巨大的响声，震撼着白如霜等的心神，深恐一清若再遭败北，即将使武当全派覆灭。

因此，旁观者的心也随着他们沉重的步伐，渐渐紧张在死寂的气氛中，可以听见一声声加速的跳跃。

蓦然间——

三声苍劲的啸音，从玄真宫前的山下传来，群山回响，余音不绝。

紧接着又一声朗啸，震撼山林，似是应和前面的啸声。

刹那间，即见身影纷飞，场中已出现一批武林人物，其中高矮肥瘦不一，僧道俗俱全，宫前的情势顿时转变。

这些赶来的人物都是各门派的掌门或代表。

像少林派的掌门大师静修和师弟静性，昆仑派的掌门，紫气真人和师弟灵气真人，峨嵋派的掌门“浮云逸士”。

青城派的掌门“飞花观主”古兴云，乞帮帮主符化子，江河帮帮主“浪里金龙”秦琛等，和随行弟子多人。

灵清道长及随行的二三代门人也一齐返山。

这一来，英才济济，声势浩壮，将岌岌可危的武当局势，又从新扭转。

但在他们到达场中的刹那，一清道长和白衣尸魔，也拼尽余

力，硬接一掌，“轰”然声中，两人都震飞丈余，倒卧不起，显然已两败俱伤。

● 同时，“黑矮”和灵清道长也一齐飞出抢救，以防对方再下毒手。

两人凌空呼喝，各换一掌，停身在伤者的中间，怒目相视，宛如一对蓄势待斗的公鸡，将要一触即发。

双方门人都乘这刹那时间，将伤者救回。

白如霜更将仅余两粒的“百草还魂丹”分一粒给一清服用。

“黄矮”可能是为了各门派人士已经齐集，觉得以他三人的力量无法胜过人家，所以首先喝道：“老二，神君受伤，亟待救治，你何必急着惩戒他们呢！还是等总座来了再说罢，他们跑不了的。”

他这种自圆其说的活，当然瞒不了在场诸人，而各派掌门人也想先看看受伤的弟子，再公推一位主持人出来，主持这次打斗的事。

所以，昆仑的紫气真人即接着向灵清道长说道：“灵清道友，即是对方有意暂停，道友亦不妨藉此休息一会，看看令师兄伤势如何？”

灵清和“黑矮”经过如此一劝，各自心中有数，即时跃回原地。

灵清更向各门派来人陪礼，揖请进宫待茶。

并先行引路，向玄真宫内举步。

当大众行经宫门口审视伤者的时候，忽从山下传来一声长啸，啸声凄厉如鬼叫猿啼，惊扰了刚趋平静的局面。

各掌门人倏然止步，伫立在伤者的前面，并又低声商讨一会，公推紫气真人暂主此事，以便和对方接谈。

同时，灵清道长又叫云海等武当弟子，将伤者和应家老小一齐扶持入宫，以免影响行动；这时，玄清道长和云鹤二人伤势将愈，重新准备战斗。

一瞬间，对方已增加了六男一女，从他们的奇形怪状上，可以

明确地知道，都是些穷凶极恶的魔头。

正派人士看得暗地一惊，知道自己这边的实力又落劣势，如果酒仙、渔隐等老前辈不来，局势又要陷入危境。

因此，每人的心情非常沉重，尽在思考应付危机的办法。

但此时的各派来人，都已明了红星教的恶毒无耻，每人都下定决心，为自己的师门声誉奋斗，纵令埋骨此地，也义无反顾。

所以，他们的心情沉重，办法也想不出来。

但都有一股誓死以赴，反抗到底的勇气。

这勇气支持着他们，扫除了畏惧和逃避的心理，镇静如常，注视着魔头们的行动。

那些新来的魔头中，有个身材高大，面目狰狞的老人，似是这批恶魔的领袖人物。

他向“黄矮”查问一番后，即刻向正派人士笑道：“哈哈！你们这些武林小辈，竟敢反抗本教，在此集会结盟，真是不知死活！好，限你们即刻投降，率全派归顺本教，否则，叫你们全部死在此地，让本护法饱食一顿中原人物的脑髓。”

这老人生得身高盈丈，头如巴斗，蓬头乱发，髭须似戟，两眼绿光闪闪，像是一双猫眼。

大鼻弯钩，口似血盆，掌上黑毛茸茸，宛如一对猩爪，一身灰色褂裤，腰缠血红宽带，形状万分凶恶。

他目中无人地叫嚣一顿，使紫气真人等气得心胸欲炸。

紫气真人出声答道：“前辈何人？如此大言不惭！我等集会于此，又与贵教何关？前辈等无端取闹，强人所难，我等虽知不敌，亦将为师门荣誉和武林正义而战，纵令死至最后一人，亦不甘受辱。”

紫气真人的这段答话，真是不亢不卑，使各派人士心中暗赞。

那位怪老人不怒反笑：“哈哈！你这些小辈真倔强，还敢冲撞本座，哼！”

他说到此处，一顿突然怪眼圆睁，绿光暴射如电。

接着，又大喝如雷道：“我‘塞北神屠’康炎，真要尝尝你们的脑髓是否别有一种滋味？来罢！你们谁先出手？”

紫气真人等，给他说得心中悚然，但都被“塞北神屠”的名号镇住，知道眼前的怪物便是专以吃人脑髓为乐事，啖人心胆以快己的魔王。

其凶狠绝毒的行为，举世无出其右，虽然名列二十八宿的六魔之一，实在功力却高出其他五魔甚多。

紫气真人等在对方的凶名镇慑下，自知无法胜过对方，故不敢轻举妄动，致形成一阵尴尬的局面。

但也有一二不信妖邪的硬汉正欲藉此机会斗斗这吃人的魔鬼，以证实六七十年来，使人闻名变色的怪物，究竟是怎么的凶狠。

武林中人本来就有一种傲性存在，只要是心存道义的人，这种傲性更蕴藏得丰富。

平时虽因环境教养而暂时不见，但在身受别人轻视或威迫时，便会一发不可收拾，拼头胪洒热血而不屈服。

所以，紫气等正派人士在“塞北神屠”的威迫下，虽因一时想不出办法对付，以致呆住，但在一阵惶急过后，随即恢复原来的豪气和决心。

紫气真人也转身和各掌门人商议，准备以数人联手的方式，去扑杀这毫无人性的怪物。

但在他们商议人选的时候，已有人耐不住性子，看不惯各掌门人过以慎重的态度，以为这种迟迟不敢应战的作法，有失名门正派的风度。

故在商议未妥的刹那，青城派的“勇金刚”严天豹已经一晃手中的铁棍，飞身而出，同时大喝道：“老子偏不服气！看你这野人怎么样？”

并且一抢手中的铁棍，一式“力劈华山”，直向“塞北神屠”的头上劈落。

半途忽化为“横扫千军”，转向对方的腰部扫去，棍重力猛，劲风呼呼，真不愧是青城名家。

紫气真人等一听他呼喝出阵，心中都暗叫一声“糟啦”！并即跟着转身，眼光齐集在他的身上，准备随时应变。

其中最心急的，便是青城派的掌门人古兴云，他知道自己这位师叔的功力火候最多只能在对方手下走个三十招，便要落败。

所以，他瞥见当时的情况，便一摸肩上的剑把，准备随时接应严天豹。

但是，他判断错误了，只见严天豹的一招两招攻去，仅见“塞北神屠”狞笑依然，身形不动，轻松地一挥满生黑毛的左掌“呼噜”一响，便将严天豹的铁棍震开数尺，好像有无形物质，使铁棍扫不近身。

严天豹身形一歪，勉强将铁棍抓住，虽然幸免脱手而飞，却已虎口见血，身受轻伤。

随见他须发俱张，大喝一声，一式“直捣黄龙”，又向“塞北神屠”胸前捣去，侧身进步，形同拼命。

· 只见“神屠”右手一扬，左掌一吐变抓，严天豹的铁棍已被震飞丈余，身形也在“唉哟”一声中，倒在地上不动。

古兴云和江河帮帮主秦琛虽在此时双出抢救，也已为时恨晚，中途被人截住交手。

在这众人一惊之间，已见“塞北神屠”狞笑一声，即将严天豹尸体抓起，右掌在他的头顶一拍一拨，撮嘴抵住裂口尽情地吮吸不停。

吮得津津有味。

随见他丢下严天豹的死尸，张开血红的巨口，哈哈大笑一阵，像是回味地自语道：“好！好！真够味儿！还得多找几个才过瘾呵！”

说着，又怪眼猛睁，向紫气真人等大声喝道：“你们还有谁敢不遵

本座的命令？快点纳命！”

刚才那一幕人如禽兽，生食人脑的惨剧，再给他声如雷鸣地一喝，实在令人心惊胆战，无法自己。

紫气真人在这危急的时候，不愧是一大正派掌门，心中一转，觉得唯有群斗的方法，或可减少其他人士的伤亡。

所以，侧顾少林的静修大师，轻轻说道：“大师的尊意如何？按当前的情势而论，恐只有联剑出手了。”

旁侧闭目念佛的静修大师，闻言睁眼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真人卓见不错，如今只此一途了！”

紫气真人先向其他人士一瞥，再对“塞北神屠”朗声道：“前辈功力高强，我等自知不敌，但又内心不服，欲以数人之力和你赌赛一场，不知有此胆量否？”

“塞北神屠”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你们越多越好。”

紫气真人又接着道：“已蒙前辈允诺，我等自会选出四人向前辈领教，但在，交手之前，仍有几项小事，欲向前辈说明，自此同意以后，遵守到底，不知前辈愿意否？”

“塞北神屠”的功力虽然奇绝，做事却毫无心机，以听说有条件要谈，心中已感不耐，即刻喝道：“快说！本座全答应。”

这时，古兴云和秦帮主两人已被两名各缺一耳的老道迫得危在眉睫。

故紫气真人忙着接口道：“请前辈先要他们停手，免致妨碍我们。”

“塞北神屠”毫不在意地向交手中的老道喊道：“请两位尊者退下，让本座和这小辈谈妥再战。”

那两个缺耳的道人闻声跃退。

紫气真人见秦、古二人已回到本阵，才朗声说道：“今天，前辈率众前来武当，目的是不让我等集会，希望我等归顺红星教，我等为保持师门的声誉，只得合四派之力向前辈领教。因此，我在此代

表各门派与前辈约法三章：

“第一，这场赌赛是代表武林各派和红星教决赛，不论胜负谁属，只能由交手之人判生死，其他在场之人，不能再有拼斗之事，以免不必要之流血。

“第二，胜者可以要求对方做任何事情，负者不能拒绝，但胜方不能再杀害负方的其他人士，否则，即算违约。

“第三，双方必须遵守诺言，如有一方毁约，另一方面可再向对方挑战，但离开此地以后，个人恩怨不在此限。

“以上三事如蒙前辈同意的话，赌赛即行开始，各派门人至死不服，愿意拼至最后一人为止。”

“塞北神屠”自信有把握获胜，对紫气真人提出的这些条件，认为不值得考虑，所以毫不迟疑地说道：“好！本座完全同意，你们来罢！拳掌兵器任何一样，亦由你们选择，不过，你们落败以后，就要率领所属归顺本教了。”

紫气真人和静悟大师互看一眼，又向灵清道长及峨嵋的“浮云逸士”一点头，随即低声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四人一齐起步，跃出广场上，紫气真人又向“塞北神屠”说道：“前辈所说，我等也完全同意，如果我等真的落败，一定照办！现在，我等用兵器领教前辈的绝学。”

话落，即见人影一散，四人已分立“塞北神屠”的前后左右，每人手中也多了一件兵器，个个凝神注目，等候对方发动攻势。

这四人之中，有三位是掌门人，灵清虽然不是掌门，亦是今日武林中的俊彦，他的功力火候，丝毫不逊于其他三人。

这四人联手应敌的事，可说是武林近百年来罕见之事。

他们的兵器不同，各有特色，紫气真人是一柄拂尘，静修大师是根方便铲，灵清道长是支长剑，浮云逸士是把钢骨折扇。

“塞北神屠”一见他们摆开阵势，即刻张开血盆似的巨口，哈哈大笑，随又怪眼猛睁，绿光暴射，全身骨骼连响，身形骤矮两尺，须

发直挺，形状怕人。

接着一摇上身，右掌一晃一吐，直向紫气真人拍来，掌风如惊涛掠岸，逼得紫气真人连忙掌拂兼用，全力一拍一卷，才算勉强接住。

同时，其他三人也乘机齐进，全力向“塞北神屠”的三面攻击，逼得他即收掌换式，先求自保。

于是，一场剧烈的拼斗立时展开，只见剑光似雪，拂影如银，铲花盖目，扇面飞云，围着一团灰影，四向冲击。

掌劲四溢，尘沙飞扬，五丈方圆之内，使人无法立足。

约经一盏茶的时间，仍旧混战不已，胜负莫分。

本来，紫气真人等四人，若单独和“塞北神屠”交手，都是在百十招左右便要落败的。

但像现在便不同了，当“塞北神屠”攻击其中一人时，便要受到其他三人的全力合击，“神屠”虽然功力奇绝，也不敢轻易挨受合击的力量。

所以“塞北神屠”在出掌攻人的时候，多了一层顾虑，既不敢全力攻敌，又要分神防敌，在功力上便已大打折扣。

何况这四人又拼出全力应付，各人都运起仅有五成火候的玄功，注入兵器之中，威力更是不凡。

像紫气真人的“先天太乙真气”，静修大师的“金刚禅功”，灵清道长的“大清刚气”，浮云逸士的“阴阳玄功”，都是一派绝学，各具玄妙的。

“塞北神屠”在他们环攻合击的阵势中，一时也无可奈何，渐时拼成平手的态势。

武当派赶往救火的二三代弟子，已在此时将火扑灭，为了防止敌方再行放火，他们已由云玄道人分配岗位，防守在道院的周围。

白如霜和伤势新愈的玄清道长也从宫内走出，伫立在门口观战。

“塞北神屠”在紫气真人等合击下，两百招过后，已感到四人的攻击厉害，猛烈的刚风劲气，使他施展困难，活动不灵。

如果再托大自尊，硬缠下去，势将被对方击伤。

他内心一急，将极少使用的“修罗玄功”运至极点。手法也由掌换指，施展绝毒的“化骨指法”。

这一来，情势便变得惊心动魄，紧急非常。

“塞北神屠”原是“北溟红怪”的徒弟，一身歹毒神化的武功，全属“修罗门”的绝艺，虽然名列“六魔”，实较其他五魔强多。

这“修罗玄功”，即是“修罗门”的最高修为所成，“塞北神屠”练成以后，极少使用。

这时，他在盛怒之下，突然全力施为，威力强大。

只觉得“塞北神屠”的周围，产生一种坚韧的气流，急速地扩大旋转，呼呼作响。

这气流除了旋劲极大外，寒冷砭骨，四人虽有玄功护身，仍旧感到裂肤生痛，无法忍受。

尤其是气流的旋劲，最使他们惊心战胆，虽然用千斤坠的功夫扎住下盘，依然不能稳住双足。

不自觉间，已跟着气流旋转，兵器和掌力击在气流上，也被这旋劲化为乌有，并将兵器带得一歪，险欲脱手飞去。

反而“塞北神屠”的“化骨指法”，却可从内向外袭击他们，一缕缕恍如利剑的劲风，穿过那层气流，使他们忙着闪避，闹得手忙脚乱，十分狼狈！转眼间，“塞北神屠”的绕身气圈已扩展至直径丈余，紫气真人等不但掌剑无功，全落被动，而且身形也无法自控。

这时，他们虽然无法攻击“塞北神屠”，无法停止自己的身形，但若拼着全力向外冲出，仍可脱离这寒流的旋围的。

可是，他们因赌赛的胜负，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存亡；如果他们冲出旋圈外面，便等于不敌对方而躲避。

虽可保全个人的生命，却给了敌方获胜的藉口。

“塞北神屠”更可因此藉口，要求各门派遵守约言，归顺红星教为奴，否则，他即可命令属下的护法魔头们，群起向各门派攻击。

依据各门派现时的实力而论，实在无法抗衡，纵令拼死奋战到底，也要落得血洒宫前，全遭毒手的结果。

因此，紫气真人四人虽然想不到即时冲出旋圈的方法，也不愿实行，仍旧咬紧牙关，奋力支持下去。

希望在自己四人力尽而死后，使“塞北神屠”履行诺言，不再屠杀各门派。

此刻，紫气等四人，在“塞北神屠”的“修罗玄功”中，已被冻成心智迷糊，肢体欲僵，护身的玄功渐失，身形也完全受制于对方。

“塞北神屠”也好像存心折磨他们，要他们力竭而倒，“化骨指法”已停止使用，只是不时地扬掌助威，加强寒流的震幅。

身形不动，在圈中哈哈大笑，一付得意的形态，丑恶至极。

白如霜气得翘嘴跺足，急向玄清道长道：“二师兄，快！我们上！”

同时，一拉剑把，蓝虹宝剑已“嗡”然出鞘。

慌得玄清道长拉住她的右臂说道：“师妹，不可造次，我们不出去，或可保全四人的生命，一出去就糟啦！‘屠魔’会先毁四人，再跟我们交手，何况那些同来的魔头都眼瞪着我们，我们能够顺利得手吗？”

白如霜急得无法，忙又问道：“我们怎么办？难道看着他们给那魔鬼吃了？”

玄清在这紧急关头，反而显得非常冷静和理智，笑对白如霜看了一眼道：“师妹，你想想看，他们四人联手都要失败，我们两人之力能胜吗？“屠魔”的目的，在屈服各门派的掌门，要他们率众归顺红星教而已，不会再下毒手的，你放心吧！不过……”

玄清尚未说出下文，白如霜又已急问道：“师兄，有法子吗？”

玄清见她如此着急，连忙安慰她道：“师妹，你冷静一点，急是

无用的！愚兄虽然想不出好办法，但希望“酒仙”、“渔隐”这些老前辈们能够及时出现，便能有救了。”

白如霜闻言一怔，好像心有所感地发出一声：“呵……。”

随又昂首向天，仰望着天际悠悠的白云，轻声自语道：“他怎么还不来呢？难道真的……”

声音凄惻微颤，缓慢得像深夜的哀怨琴音，使人闻之心酸，热泪欲出。

玄清心头一震，知她又在怀念小师弟，连忙强作欢颜，再向她轻声安慰道：“师妹，你放心！吉人自有天相！”

白如霜惘若无闻，仍旧仰视着天空，热泪像断线的珍珠，从杏眼中滚滚流出，粒粒晶莹，沿着粉颊而下。

就在这群雄无策，空自心急的时候，紫气等四人已到了身形摇晃，气穷力尽的危境，只要“塞北神屠”一敛“修罗玄功”，便可使他们颓然倒地，形同废人。

若果如此，则武林大势已去，各门派便要听从红星教的统治，供人奴役了。

故全体正派人士的心都随着他们的身形摇晃欲出，这是大难将临，完全绝望的时候，场上一片死寂，静得怕人。

忽然，一阵哈哈的笑声，从广场右侧的林梢传来，宛似一串晚钟响敲，惊醒了人们的心。

笑声中人影数闪，场中出现了两位老人和一位师太。

其中一位蓬头垢脸，鹑衣百结的老人，将手中的黑拐杖往地上一插，指着“塞北神屠”大喝道：“老屠夫别凶，欺压后辈算什么英雄？有种就跟我化子比划一下才是。”

“塞北神屠”气得怪眼大睁。

向着这三人注视一会，才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‘四异’来了三位，我‘神屠’不再客气了，不过，这个掌门曾经和老夫约定，败者要接受胜方的任何命令，现在胜利属我，所以我要他们遵守约言，率领

徒众归顺本教之后,再和你化子算账。”

说完便停止运功,大笑不止,似是理直气壮,非常得意的样子。

紫气等四人也因他停运“修罗玄功”,被旋劲的余力带动身形,步履踉跄,几乎一齐跌倒。

犹幸在迷糊中及时警觉,尽力止住身形。

“塞北神屠”正欲逼他们承认落败,履行约言的时候,“酒仙”已哈哈大笑道:“老屠夫,别不要脸!他们虽然和你先有约言,但彼此胜负不分,仅是平手而已,你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率众归顺呢?”

“塞北神屠”闻言愕然,反身向“酒仙”喝道:“你说,怎么不是我胜呢?”

酒仙又哈哈一笑道:“老屠夫,你别着急!我化子自有道理,证明你们是平手,我说呀,此事由我,你先让他们回去休息,如果我说不出平手的道理,仍算是你胜,那时你再要求他们履行约言是了。”

“塞北神屠”一时迷糊,将毅然点头道:“行!只要你们三位愿意负责,本座照办!”

酒仙又一阵哈哈大笑,才大声说道:“老屠夫,你放心!我三人一定负责。”

随后又转向紫气真人等说道:“请四位回去休息,此事让我三人来玩玩吧。”

紫气真人等伤本不重,经过这一阵静立调息后,已复元气,所以一闻酒仙的吩咐,便微一躬身,缓步走了回去。

酒仙见他们走回本阵以后,又向“塞北神屠”大声问道:“老屠夫,你也是久负盛名的人物了,对于交手的规矩,当然非常清楚,我问你,应该如何为胜?如何为负?”

“塞北神屠”也给他问得茫然地道:“臭化子,你搅什么鬼?这种事还要问吗?谁都知道,只要有一方被人杀伤,或被制住,损兵器,破衣服,以及受震倒地等等都算是负方,至于其他特约的打斗,就要看当时双方的规定来判断了,……”

酒仙装作非常赞同的样子，点着那长发蓬松的脑袋，拍掌笑道：“好！老屠夫你说得对！我再问你一声，你和他四人的打斗，胜在何处呢？他们又有何败迹呢？”

“塞北神屠”又给他问得一怔，随又大声道：“他们敌不住本座的玄功，已至不能自保的地步，这是大家亲见的事，当然是胜利属我了，这种极易分判的道理，还用你臭化子问吗？”

酒仙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后，才接着说道：“老屠夫呀！你错啦！依你自己所说的判断方法来说，你在这场打斗中杀伤他们吗？制住他们吗？他们既未兵器脱手，又未被震倒地，从始至终，一样的上场，一样的回去，他们败在何处呢？他们绕着你奔走，只是想找寻机会伤你而已，这能算是他们落败吗？所以，我化子公正地说一句，你们这场赌赛，只能说是平分秋色罢了，你老屠夫又根据什么，要求他们率众归顺呢？”

“塞北神屠”更气得怪眼如牛蛋，乱发直耸，一时呆立无言。

呆了一会，他突然大喝道：“臭化子，本座要吃你的脑子。”

同时，巨掌一伸，身形直射，疾向“酒仙”扑来，五指如钩带着“嘶嘶”的劲风，直向“酒仙”的蓬头抓去。

酒仙见状哈哈大笑。

但见酒仙在哈哈声中，身形一歪一晃，已转往“神屠”的右面，右掌一晃，即行还击。

口中也大叫道：“老屠夫，不要脸！欺压后辈，自诩胜利，化子我主持公道，反而惹火上身，唉呀！……不得了，修罗门的‘化骨指’呵！唉呀！我化子受不了啦！好，别抓！干脆，我献脑袋好啦！”

他口似连珠炮，身似烂醉汉，叫骂齐来。

自嘲嘲人，既滑稽好笑，又神妙莫测。

这两人，一个是“四异”之一，“醉里乾坤步法”奇物，一个是“六魔”之首，“化骨指掌”狠毒。

一个谐语百出，一个是怒吼如虎，彼此各施绝艺。

这时，始终静立不语的“了尘师太”和“渔隐”二人因见“酒仙”已经出手，便转身走向各派人干这边。

白如霜一跃迎出，投入了尘师太的怀中。

娇呼一声“恩师”后，又埋首抽泣，悲痛不已。

旁观人士中，有人以为她师徒俩是久别重逢，喜极而泣，不知道白如霜的悲伤，却是伤心人别有怀抱。

了尘师太当然明白爱徒为的什么，才如此伤心。

所以轻拍着如霜的香肩，慈爱地安慰道：“痴丫头，何必如此呢！难道不怕人家笑你？何况吉人天相，岂是恶人所能陷害的？”

接着，又向旁边恭立的玄清道长道：“你师兄何在？在此紧急时候，何以不见？”

了尘师太本非武当门人，因与武当上代掌门人和慈善书生交厚，所以一清兄弟都尊她为师伯。

但自二次正邪决斗后，慈善书生隐去，上代掌门仙逝，便很少见到这位侠尼的踪迹。

现在，玄清虽已须发花白，年近古稀，但对这位多年不见的先师好友，仍是尊敬非常。

故见她 and 渔隐走来时，即跟着如霜迎出，先向“渔隐”见礼后，即恭立在师太身旁，看着她师徒亲热，准备在白如霜之后，再向师太见礼请安。

见师太转头询问，知她仍旧认识自己，故即躬身回答道：“小侄玄清给师伯请安，掌门师兄因与‘白衣尸魔’对掌受伤，正在宫内休息，已经服过慈善师伯的‘百草丹’，伤势谅已无碍。”

了尘师太听见一清已经受伤，知己先有一番剧战，才会如此，受伤的人也一定很多，故又问道：“受伤的不止他一人吧？如果伤亡不多，已经算是大幸了。

“其实，你们能够维持这样的局面，真不容易！这些都是隐迹